

泰馬剿共聯防的回顧與展望

羅石圃

從本年元月十四日開始的泰馬聯合剿共戰役，經過兩面夾擊，節節推進，至二月初旬，已逼使在泰南蠢動的共黨份子化整為零分股逃入森林地帶。在此一軍事勝利後，兩國重簽「泰馬剿共聯防協定」，並就原約的聯合行動範圍擴大，要展望聯防剿共的前途？須先回顧過去的缺失。

一 泰共重拾武鬥路線在泰南的初試

上年十月六日泰國軍人政變成功，組織新政府，並雷厲風行地逮捕共黨及其同路人，以致左派學生逃亡者，估計不下一千餘人，多數逃入泰南山區，一部分逃往國外。十二月一日，泰共為慶祝建黨卅四週年，在其發表的聲明中呼籲：必須「團結一切愛國民主力量，大力發展人民戰爭……」。^①

泰共自五十年代末期選擇了「武鬥」路線以來，已在泰東北、泰北、泰南開闢了三個武裝叛亂基地，在邊境山地，掀起了三面烽煙，強調以鄉村包圍城市，至七十年代開始，泰共之中又出現了和平奪權派，主張以城市包圍鄉村，接着興起了民主學潮，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他儂政府遭到學生暴亂推翻後，學潮、工潮與各種示威暴亂迭起，迅即造成赤浪橫流，使軟弱的泰國政府，不敢不處處遷就左翼學生的要求，遂使左派的學潮工潮，得與武裝共黨所興起的叛亂，互相呼應，顯示泰共在此一階段，已經是武鬥與和平奪權兩線並行，且以後者為優先。但從上年十月政變後，泰共重拾武鬥路線，已為勢所必然，再從它在慶祝建黨卅四週年的聲明中加以強調，且經中共「新華社」予以發佈，更可看出它將在北平偽政權支援下，迅即將叛亂擴大升高。

十二月中旬以後，泰南共黨已經開始蠢動，尤以綿互于素叻、洛坤、董里、博他崙、甲米諸府的貼賓乍山脈一帶，其活動更為頻繁，在政府軍警加強巡邏之際，他們予以襲擊，使八名警察及一名陸軍中尉陣亡。接着素叻府副府尹森薩也死于襲擊之中，政府軍訓練基地亦同時遭到攻擊^②。使泰國政府不得不出動重兵南下，一面以陸空步砲協同向此一山區節節進逼；一面約同馬來西亞部隊向泰邊推進，在截斷馬共與泰共聯絡路線後，並讓馬軍追擊行動直入泰南。同時爭取地方民衆合作，鼓舞他們協同軍警，肅清共黨潛伏份子，導致六十多名共黨地下人員被捕，以致叛徒投誠和被俘的，隨包圍圈的縮小而與日俱增。

註①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六、十二、十七、二版、刊載「新華社」北平十六日電。

註②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六、十二、廿三、一版。

這一項由泰馬兩國軍隊聯合進剿，命名為「巨星、殲滅」(Daoyai-Musanah)的戰役，從元月十四日開始，至二月初結束，共摧毀了共黨份子所盤據的八百多個村莊中的據點，與九座訓練基地及軍營，鹵獲子彈五千發，另搜獲武器一千多件——包括由民間自動繳出的，及逮捕了潛伏在鄉村的共幹六十餘名^③。雖然其殘餘已分股突圍竄入原始森林，但由于此一聯合進剿行動的成功，促成了「泰馬剿共聯防協定」得以重新簽訂，預料會剿行動將予繼續。

二 共黨在泰馬邊區的地利

我們認為泰馬兩軍此次聯合戰役，其成就並不在於粉碎了共黨對泰南的攻擊計劃，乃在促成了泰馬聯防協定因此重簽。此一十餘年來共黨銳意加以破壞的條約，至上年六月，因社尼政府禁不起泰南居民示威的壓力，無視於聯防的規定，并片面限定馬軍撤離泰南而瀕於廢棄。此不僅使馬共再以泰南為其大後方而通行無阻，也助長了泰共勢力的抬頭，對泰馬兩國均屬不利。由于此次聯合進剿，在馬軍追擊行動向泰南捲土重來的過程中，並未引起居民的抗議，甚至表示歡迎，所以泰國外長敢于率團訪馬，立即將舊約新簽，且在原有的基礎上擴大了邊防合作範圍，包括共同防阻販毒走私^④。

這說明了在泰寧反共政府成立後，滲入泰南民間的共黨份子已深受壓制，不敢借機興風作浪，也是泰國軍警在此役中所進行的政治作戰，在爭取廣大民衆合作方面的成功。回顧泰馬邊區共黨叛亂，在兩國聯合進剿了十三年，不僅沒有將馬共予以殲滅，反而造成叛徒的人數愈剿愈多，且使由它卵翼而成的當地泰共亦日益壯大，何以致此？實際上非戰之罪，乃由于政治不能配合作戰的要求，尤其昧于共黨的統戰策略，造成站在反共立場的人，往往受它利用而不自知。由于此一邊區地形和民族成份的複雜，通過綿亘的原始森林國界從未劃清，私梟毒販盜匪出沒于此，加上官吏貪污，處處都給予共黨迂迴挑撥利用的可乘之機，所以聯合剿共，必須政治與軍事的充分配合。

誠然，馬共在撤退到泰馬邊區後，其所以能够死灰復燃，不能不歸功於得到了地利，要了解這一帶地形的複雜，祇要打開中南半島地圖，便可以看到泰馬交界地帶盡是羣山起伏，從北緯九度的泰國東海岸，一直伸向大馬西部的六坤山脈，此山高一千八百公尺，為此一區域羣山的主峯，循此而南的加拉里基山脈，成為泰馬兩國的分水嶺，其分支南走的，形成了大馬西北吉打、霹靂、吉蘭丹各州的羣山；北走的訥加山脈、耶坤山脈、蜿蜒泰南的陶公、北大年、也拉、沙敦、董里、童頌、攀牙、甲米(高羅丕)各府，與普吉山脈相連。此種羣山遍佈，又是兩國接壤的邊陲，已經是共黨最理想的武裝基地，何況又有更適宜于隱蔽的原始森林。

註③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七、二、六、一版。

註④ 「聯合報」一九七七、二、三。

此一山區原是馬共的老巢，當一九五一年，英國名小說家格林接受美國「生活畫報」委託，赴此一山區作為期數月的實地考察。曾有如下的描述：

「馬來亞森林，一般都非常繁茂，因而成爲人類最容易藏身之地……必須在此一森林中住過三五天的人，才能領會到這是如何可怕的環境。其叢莽的濃密，遠非緬甸的原始森林所可比，在叢林中行路，每小時不能超過一哩——一八三〇年代，英軍于此地進剿獵人頭民族叛亂時，穿越十二哩的森林，曾費了十週時間，因爲隨時隨地都有濃霧瀰漫，使行人的視野不能超出廿呎，且每天都有一次傾盆大雨，更會令人衣履盡濕，遍地泥濘而寸步難行」。^⑤

從這一段描述，固然可以推知深入清剿行動的困難，但要對付盤據其中的共黨，如果能作到堅壁清野，使它無法獲得補給支援，也祇有被困死與投降的兩條路，馬共之所以不得不退入泰境，便是由於當時英方負責剿共的湯普勒爵士，獲得了居住在森林邊緣的華人合作，全部遷入新闢的城鎮，迫使共黨在森林中無法獲得生活必需品，遂不得不轉向泰南求生。

三 馬共退入泰南初期的策略

一九五五年五月，馬共殘餘不過五百多人竄入泰南山區的當時，曼谷政府雖立即循馬方請求共同圍剿，但駐防泰南的軍警，並未向山區認真進軍，因爲共黨此時所採取的策略是：

(一) 對泰國軍警宣傳，是借地立足，並不侵擾泰境。

(二) 對泰人採友善態度，公平買賣，紀律嚴明。

(三) 遇到泰國軍警進剿，採「你來我去，你去我來」戰術，儘量避免還擊以消除對方敵愾^⑥。

泰國軍警面對如此友善的敵人，誰願深入蠻烟瘴雨的原始森林和它們進行殊死戰鬥？然而馬共殘餘，對泰國軍民的友善，並不止於爲它本身爭取休養整補，以便對大馬從事慢性的森林戰而已。由於馬共與泰共都是經由中共播種哺育而成的孿生弟兄，當它在泰南立足已穩時，自然要負起北平交付它的扶助泰共的任務。

至六十年代開始，泰共在強調武鬥路線聲中，東北地區共黨武裝叛亂開始興起，而在南部，也同時出現了打單勒索的匪徒，加上馬裔回民分離運動再起，不斷提出實現馬赫定（Che Mahmood Mahydeen）請願書的要求，甚至主張離泰歸馬。因爲泰南北大年、陶公、沙敦、也拉等四府居民中的馬裔回民均佔百分之八十以上，與信奉佛教的泰人格格不入，在戰前，便已反對曼谷政府所

註⑤ 「泰馬聯合則共策略的檢討」，「新時代」月刊、十卷、三期、一九七〇、三、十五出版、拙著。

註⑥ 同註五。

實施的「泰化法案」，爭取設立自治邦。到戰後舊事重提，在回教領袖馬赫定領導下，一面迫使泰文學校封閉；一面提出七點要求的請願書，包括司法與教育獨立，及四府官員須任用回教徒，其後在曼谷政府部份接納及軍警鎮壓下，此一風波，始告平息。^⑦

當時泰南土匪猖獗，紛紛向膠園和壙場打單勒索——申明若不如數照付並嚴守秘密，即將有全家被殺之禍，已經造成人心震恐，社會不安，再加上回民分離份子已擁有武裝，不斷號召回民羣起以武鬥爭取離泰歸馬，更造成了泰南一片混亂，人心惶惶，其實這是由于馬共已在山區建立了訓練基地，將泰共在當地所吸收的青年接入基地受訓後，再派回各府從事秘密工作所形成，回民分離運動復起，及打單勒索的匪徒，也是由此而來。

泰國政府當時何以未能窺破馬共扶助泰共的陰謀？竟相信馬共所提出的保證？馬共曾聲稱它在泰邊祇是借地立足，決不介入地方糾紛，尤其不會同情馬裔回民的分離運動以及違害治安的匪徒等。因為泰方深悉支持泰南回民分離運動的，為大馬的野心政客，他們所推行的「泛馬運動」(Pan-Malay Movement)，是以聯合馬人以及信奉回教的各族人民，將其分佈的居地組成聯邦，用以壓倒華人勢力為主旨^⑧，所以他們竭力支持泰南四府離泰歸馬，以華人為主體的馬共對「泛馬運動」一向視同蛇蠍，水火不容，遂致泰國政府認為盤據泰馬山區的馬共，不僅沒有支持回民分離運動的可能，且可發揮阻隔他們與大馬野心政客秘密聯絡的作用。

至于盜匪在泰南打家劫舍，本屬司空見慣，不過向膠園壙場主人打單勒索，則為他們搶劫方式的花樣翻新。泰方亦認為馬共在泰南既處處爭取地方民衆的好感，自亦不會擾亂治安而開罪地方，何況馬泰接壤的大山區，一向為盜匪巢穴所在，有了馬共盤據其間，將使匪徒們在面對軍警追剿時無法遁入原始森林。所以此一期間，泰方反而將先前用于圍剿馬共的兵力，大部份轉移到鎮壓回民叛亂與清剿土匪。

四 卯翼泰共及建立外圍

其後因為泰共在南部已經打起了紅旗，並主動襲擊邊警，炸毀泰馬聯接的公路橋樑，且留下了擁護馬列史毛的標語，這才促使曼谷方面不得不與吉隆坡于一九六四年簽訂「泰馬剿共聯防協定」，認真會剿兩國共黨叛軍，不僅准許雙方軍警可以越界緊追，且以泰境的勿洞與馬境的高烏為兩國軍警交換駐紮的地區。然而在清剿工作上何以未能達成預期的戰果？其主要原因，是雙方都未能澈底了解共黨的統戰策略。例如一九六九年，泰國國會議員南下考察團在回抵曼谷時，曾將造成南部不安的勢力分為四類：(一)以顛覆大馬政府為目標的馬共游擊隊，(二)目的在離泰歸馬的馬裔回民，(三)受外國指揮的泰共恐怖份子，(四)以劫掠為生的土匪和販毒走

註⑦ 「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冊，朱鴻賓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頁二七五。

註⑧ 「華人與馬來西亞之建國」，楊建成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出版，頁二〇一。

私的私梟。⑨ 殊不知這四類叛亂勢力，在表面上雖屬各自為政，但實際上，都是受馬共統一指揮。不僅泰南共黨武裝在它羽翼下而成長，連四府回民叛亂，也是經由它迂迴煽動而死灰復燃。至于土匪與私梟，更都受到了它的嚴密控制與充份利用，早已變成了替它斂財與運輸物資及傳遞情報的後勤補給隊伍與特務機關。

以華人為主的馬共，吸收了泰南華籍青年入夥而加以訓練後，再經由他們滲入馬裔回民分離運動而加以武裝，在離泰歸馬的口號下，既可以破壞泰馬的剿共聯防，又可以吸收馬人入黨，藉他們深入大馬內地以引誘馬族青年上山，以致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大馬邊境新聞官林文漢便宣稱：馬共成員已不再是全屬華人，如在泰南永縣至吉蘭丹州邊境活動的馬共第十團，其成員即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馬人，並由馬人西馬丁担任團長，不過仍然接受聽命于北平的陳平控制指揮^⑩，由此可見泰南分離運動與馬共關係的密切。

五 毒化與赤化策略的配合

泰馬交界的大山區，固然一向是盜匪的巢穴及私梟毒販的必經路途，但到馬共盤據後，它不僅並沒有把他們驅逐翦除，反而加以多方利用。過去匪徒向私梟毒販所收取的買路錢，在由它取代以後，凡是不願入夥的匪徒，它便指使他們上山打劫，將一向搶掠的方式變為打單勒索，以膠園壙場主人為目標。此既可以擾亂社會治安，分散軍警的剿共兵力，又可使它得以坐山分肥，因為匪徒們在遭到追剿時，仍須退入山區接受它的庇護。

至于對私梟毒販，則更派有多目標的用途，由于泰國向大馬走私，以米糧為大宗；流回泰境的，則多為中國大陸貨品，因為當年泰方禁止大陸貨入口，所以偷關越卡而來的私貨利潤甚豐。馬共除收取他們的買路錢而外，所有糧食及日用補給品，也都是由私梟們輸運上山，等于是它的補給部隊，再加上對毒販的利用，更形成了它所佈建的四方八面交通。

一般都知道中南半島有所謂「黃金三角區」，及「黃金小徑」，前者是指滇緬寮泰接壤的鴉片出產地；後者是指由毒品產地，經由原始森林的大山區，以驟、馬、馱運從泰國輸入新馬等大都市的小路，而位于泰國邊境的山區，便是此一黃金小徑的關鍵。打開中南半島地圖，便可看到沿滇緬寮邊而南伸到泰國的「他念他翁」山脈，聯接着「青佬」、「猜通暖他」、「頓遜」、「普吉」等山脈，與綿亘于泰馬邊境的羣山一脈相連，毒販們便是循這些山區憑指北針開路而南。中共以毒化配合赤化的策略，亦即利用他們與盤據山區的各國造反夥伴交聯，馬共亦不例外。

註⑨ 同註⑤。

註⑩ 「泰南分離運動與共黨的利用」，本刊、十三卷、十一期、拙著。

泰馬剿共聯防的回顧與展望

從泰南投誠的共黨份子口供中，曾經指出他們進入雲南接受訓練，乃隨販毒馬幫經由黃金小徑往來，可見毒梟已受到共黨的掌握，再加上販毒組織與各國黑社會均有密切關係，馬共在退入泰南山區後，其所以能再與內地潛伏份子復聯，不能不認為這是得力于毒販與私梟的協助。然而地方官吏與軍警，雖以剿共為志職，但以貪圖賂賄，面對着毒梟們的重賂，又無不網開一面，以致盤據在深山中的共黨，可以經由這些爪牙取得補給物資，也可與四方八面交聯。^⑩

六 破壞剿共聯防的多面利用

曼谷政府一向對泰南最擔憂的，是四府馬裔回民的分離叛亂，其次才是阻遏共黨的蔓延，所以吉隆坡始終認為泰方對剿共聯防並未竭盡其力，但泰國方面，亦更不滿大馬對四府回民分離叛亂的支持。據泰南北大年，也拉、陶公等三府尹一致向新聞界指出：

「支持泰南回民分離叛亂的大馬土地宗教部長，兼「回教黨」主席穆達，已在吉蘭丹州對他們作實質的援助，以「革命」戰爭及宣傳與訓練為主體……而「泛馬回教黨」在吉蘭丹與丁家奴兩州的支部，更專設有聯繫泰南分離集團的祕密機關，並以大馬國籍界予叛亂的泰南回民，以便獲得馬方的保護，且使穆達及該黨候選人在大選時得以增加選票」^⑪

雖然在此以前，泰國兼內長巴博曾經宣稱：支持泰南分離運動的，乃大馬某在野黨，並表示兩國政府對此均已互相了解，並不影響聯合剿共進軍，同時大馬副總理拉薩克亦發表聲明稱：「任何馬人支持泰南分離運動，馬政府都視為顛覆行為」，並表示歡迎泰國進剿四府叛亂的回民，但到拉薩克已出任總理，為擴大執政黨的陣容，將很多在野黨與執政黨聯合組成「國民陣線」，及界予內閣席位，「泛馬回教黨」既已改名「回教黨」加入執政黨陣營，表示不再推行「泛馬運動」，而其黨魁穆達竟以內閣「土地宗教部」長身份，公然聲稱對泰南回民分離運動予以支持，便無異將拉薩克前所發表的聲明推翻，且正好替共黨製造了破壞泰馬剿共聯防的契機。

在這一期間，泰國「全國大專學生中心」首先發難，以遊行示威要求政府必須一面向大馬提出嚴重抗議，一面將駐馬大使召回；一般輿論，也大肆抨擊大馬干涉泰國內政，甚至主張撤消兩國剿共聯防。同時馬共亦以函件送致泰方，重申它斷不會介入回民分離叛亂的諾言，足見穆達及其領導的「回教黨」，對泰南回民叛亂的支持與共黨挑撥泰馬關係的活動若合符節，雖然該黨是站在堅決反共的立場，但是否有共黨潛伏份子從中利用？則不能不令人懷疑，據大馬前總理拉曼（Tunku Abdul Rahman）在其回憶錄中透露，一九六九年大選，中共曾由新加坡「中國銀行」撥付大批現款，交由其吉蘭丹州工作人員支持「泛馬回教黨」競選

註⑩ 同註⑤。

註⑪ 同註⑩。

⑬，雙方關係便可由此窺見端倪。

雖然泰馬領袖都深悉共黨陰謀利用泰南回民分離運動，破壞兩國剿共聯防，而由大馬總理拉薩克正式聲明：穆達在回教黨集會上的發言，並不代表大馬政府，大馬仍視泰回分離運動為泰國內政問題，馬方不能亦無意干涉。經當時泰國總理桑雅表示滿意後，兩國剿共聯防工作仍然維持如初，但延至上年五月，在泰國民選的社尼政府已形成風雨飄搖，不得不處處屈從左翼的示威情況下，于是有勿洞居民驅逐馬軍的示威暴亂發生，泰境勿洞與馬邊高烏均為兩國邊境山區的戰略要道，兩國軍警交互駐紮，已載于聯防協定之中，勿洞居民的示威暴亂要求馬國軍警撤離，便無異迫使曼谷政府片面撕毀聯防協定，然而社尼政府竟屈於內外的左派壓力，終于不能不限定馬軍撤離泰邊，駐高烏的泰軍亦同時撤回，使盤據于山區的共軍，從此又打開了經過十四年嚴密封鎖的要津。

很顯然，勿洞居民的驅逐馬軍示威暴亂，乃出于共黨的陰謀製造，更值得重視的，為共黨份子示威過程中，已毫無避忌地由幕後走到台前，據泰南惹拉府呈交內政部報告指出：在勿洞發起示威的八名首腦，全屬馬泰邊境共黨成員，其中一人為馬政府的不歡迎人物，另三名為馬共華籍游擊隊主要成員，即「泰國主權維護團」祕書華差拉，及助理郎山，與某華校董事長，而示威羣衆之中，僅百分之十為勿洞居民，其餘均來自共黨所控制的地區。⑭這已充份說明了此次示威的由領導層及羣衆大多是由共黨游擊區集結而來，可見泰南共黨已無視于曼谷及當地政府，軍警在奉命不得以武力鎮壓的情況下，對他們亦無可奈何。

七 舊約新簽後的展望

泰南共黨從上年十二月所發動的攻擊行動，不僅有由曼谷而來的左派學生參加，且得到了回教分離運動兩大死硬派的入夥，據泰國警方指出：先由恩存丁率部加入唐某的馬共游擊隊，再由他說服了一九七四年綁架兩名白人女教士的哈馬華依高率部上山加盟，⑮乃造成了泰南共黨武裝實力迅速壯大，當泰共在慶祝建黨卅四週年宣佈重拾武鬥路線後，其所以在三個戰場中選擇了以泰南為攻擊的優先，顯然是針對泰馬剿共聯防協定已經形同解體，而其攻擊行動，也放棄了以往向泰馬兩面同時進攻的慣例，祇全力攻擊泰南一隅，又是認為馬方為了報復泰國迫其撤軍的一箭之仇，雖未必袖手旁觀，但亦難免虛應故事祇求自保。

至「巨星、殲滅」戰役展開後，泰馬兩軍合作無間，且讓馬軍追擊行動仍可進入泰南，並迅速阻斷了泰南共黨與馬共基地聯絡的要道，顯然是出于共黨的意外，遂造成出擊的共軍在泰軍包圍圈中孤立無援，不得不分股突圍流竄，此外泰軍在此役中所獲得的當地民衆協助，諸如逮捕了潛伏的共幹六十餘名，及搜出了大批鎗枝，這得歸功于兩大因素：一為泰國軍人政變後，在泰寧政府實

註⑬ MAY 13 BEFORE AND AFTER. 大馬前總理拉曼著，馬來前鋒日報出版。

註⑭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六、五、六。

施對內反共，對外不遷就任何共黨政權的政策下，泰南華人社會的正義力量重新抬頭，迫使親共份子在其黨蠢動時，不敢接受北平的指使而為虎作倀，其次是大馬全力清黨，從執政的「巫統」到「國陣」旗下的各黨，以至在野政黨，紛紛牽出了共黨有勾結的大員，以致「泛馬回教黨」也不敢在泰馬聯合剿共戰役過程中，再策動泰南回民分離叛亂，這便是泰方認為此役已取得了泰南廣大人民百分之九十支持的原因。

誠然，泰國在此一戰役結束後，立即與馬方重新簽訂剿共聯防協定，並就原有基礎擴大了合作範圍。不僅使兩國軍警仍能越境追剿，且增加了緝私防毒的合作，以及國境線的繼續重勘，這都是十分切合聯防剿共的需要的，可見兩國政府都已認清了所謂馬共泰共，不過是一體的兩面，而私梟毒販以及回民分離運動，也無不是共黨的外圍，唯有在政治上澈底剪除這批羽翼，然後才能對罪魁禍首的共黨，掃穴犁庭。

不過剿共的政治作戰，比動員軍警尤為複雜困難，就緝私防毒而言：他們不僅買通了當地關卡官吏，且有不少顯要向這些邪惡組織入股分成，所以必需從中央到地方都能澄清吏治，在廉能的政治下，方可望肅清販毒走私，所幸泰國政府正在一面大力整肅貪污；一面在美國專設的肅毒機構協力之下，已與緬甸合作肅毒，阻截了「黃金小徑」的毒品來源。對泰馬聯合緝私防毒工作的進行，頗為有利，至于如何平定回民分離叛亂？這又並不是切斷了與共黨的聯繫即可達成，必須從根本上在領土不可分裂的原則下，接納回民的合理要求。

最重要的，無論馬共泰共都是聽命于北平，大馬執政黨的「巫統」近年處處以法律限制華人的發展，造成不少華人轉而同情以標榜向馬人爭取政治地位平等的馬共。殊不知北平在大馬的統戰，是一面號召馬人視華人為剝削階級，要求將他們的經濟優越地位消除；另一面又號召華人向馬人爭取政治地位平等，在此兩線統戰之下，便形成了大馬自獨立以來的流血紛爭，吉隆坡與曼谷都先後與北平建交，更無異引狼入室，火上加油，而泰國政府最近決定取消華校小學僅有的華文課程，又安能爭取廣大華人站在政府的反共立場？

我們認為泰馬兩國聯合剿共的基本工作，在于爭取廣大民衆的歸心。無論對泰南回民和泰馬兩國的華人，都須滿足他們的基本願望，如果有所歧視，便會予共黨以可乘之機，對兩國的剿共聯防，自將發生不良的影響。

註⑤ 南洋商報、一九七六、十二月、九、一版。